

科舉曾經先進

■李恩柱

科舉制度在清朝末年被取消了。為甚麼實行了一千多年的人才選拔方式，在那個時候壽終正寢了？我們得到的回答大體是：科舉制度已經不適應時代的發展。這個回答十分正確但過於概括。其實，任何一件事，興盛和衰落都是合理的，科舉制消退，原因在於時代愈來愈開放，而這種選拔制度本身卻弊端叢生，與時代愈來愈隔膜。

獲得人才，自己佔據優勢，是每個統治者的願望，客觀上也會促進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金靜先生在《科舉制度與中國文化》中說，周代已經由「鄉老」（族長）等選拔本鄉土的賢能之士，經過地方長官的層層上貢，直達中央。這時選擇的人才武功是很重要的，與後世重用文才不同。春秋時期，各封建領主為爭奪土地和人口而爭戰不已。為了加強實力、爭取人才，一些原來不是貴族的下層人士得到破格任用，通過舉薦、考核而選拔登進人才的情況愈來愈多。後來的察舉制，九

品中正制都是與大局勢有關的。

不過，那些選拔人才的方式，當局者的隨意性很大，常常着眼於當前利益。科舉制則是常態社會發展的先進選人制度，突破了門閥的拘囿，一切以知識為標準，使統治層知識化，同時增加了民眾與上層的親和力及普通讀書人的上升渠道。然而，這種選拔制度的確立，需要一位睿智統治者的出現。任何時代，能夠發展、完善一項制度的人都是那些見識深廣，體察社會的人。金靜先生堅定地認為「科舉不始於隋，隋君臣之嫉賢妒能」，也正是分析隋文帝、隋煬帝父子及隋朝社會現實得出的結論。

從嚴格意義上講，以考試為主的科舉制度產生於唐代，到北宋，彌封、謄錄、回避等科舉立法全面完備，清除了舉薦制殘餘，一切以考試為準，科舉制度成熟定型，而文官治國體制也正式在北宋徹底地、穩定地建立起來。科舉制度最重要的特點在於：一，「投牒自應」，讀書人不論其出身、地位、財產如何，均可自行報名參加考試，不必由官吏舉薦；二，考試定期舉行，不必等候皇帝下達詔令；三，嚴格考試，錄取與否完全決定於考場文章優劣。如此一來，毫無背景的寒門子弟獲得了跨越本階層



■科舉制度以考試為主選拔人才。

網上圖片

的機會。隋代選官制度則並不具備上述三個特點，參加選官考試的人士仍然必須先得到州縣等地方官員的舉薦，制度上並沒有給予他們「投牒自應」的權利。隋代分科選舉共三次（開皇十八年、大業三年、大業五年），都是由皇帝臨時下詔舉行，並無定期舉行的制度。

科舉由盛至衰，到清末已經毫無優勢可言，消亡了。好多書籍談到科舉的弊端，往往提到《聊齋志異》的作者如何貢獻大，又如何仕途無情，被科舉制度擋在大門之外。其實我一直覺得這個例子作為否定科舉的論據太過輕飄。通過科舉考試登上高位，並且為國家發展做出貢獻的人，未必比蒲松齡們少。每一項制度，都有紕漏，某些事後證明出類拔萃的人才也可能不被當時的制度認可，這一點就是現在恐怕也不能避免。倒是考試中的趣事，頗有思考意義。據說，清末科舉廢八股政策論後，有考官出題曰《項羽拿破崙論》，八股士子們皆不知拿破崙為何物，有文章云：「夫以項羽拔山蓋世之雄，安有一破輪而不能拿哉！」底下說：「夫車輪已破，其量必輕，一匹夫亦能拿之，安用項羽？以項羽而拿破崙，是大材小用，其力難施，其效不著，非知人善任之舉也！」科舉對人思想的束縛於此倒是十分明白了。清王朝一連串的失敗，與人才取向大有關係。假如沒有一片連成一片的屈辱史，科舉仍舊會如日中天。

對諸多選選人才的方式方法，從其本身着眼看不出甚麼，非與局勢連接起來才會弄清它的真正面目。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與外界接觸越繁，制定的政策越具有先進性，競爭力越強大。察舉制如此，科舉制也如此。科舉在內容上最後已經完全腐朽不堪，是它自身拒絕與外界接觸的結果。有一首《刺時文》詩道：

讀書人，最不濟，背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裡買新科利器；

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嘖，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味道？幸負光陰，白日昏迷一世。就叫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以這樣的教育制度，要想培養出大量對社會進步有用的人才來，顯然是根本不可能的。末了，說幾句題外的話。18世紀中後期，中國編纂了《四庫全書》，法國在這個時間段也出版了《百科全書》。一中一西的兩部書，清楚地顯示了中西文化在發展趨勢和整體上的差異。《四庫全書》於乾隆朝1773年正式纂修，1787年全部完成。法國的《百科全書》於1751年（法國大革命前），由啟蒙思想家狄德羅組織同道開始編撰，1772年正式出版，1780年又出版補編和索引。就編纂目的而言，清朝政府編撰《四庫全書》，根本目的服務於「文治」目標，着眼點自然也就與新思想無涉，僅僅是收集、保存前人已經撰寫的書籍，總結我國的歷史文化遺產，在文獻上下了極大工夫。同時，對書籍的收錄和評論，嚴格按照統治者的標準，刪書挖補毀版都是常有的事情。《四庫全書》共收書3500多種，幾乎囊括了清乾隆以前的中國古代最主要的文獻典籍。據說如果把全書的230萬張書頁拆開後逐頁相接的話，其長度可以繞地球赤道一又三分之一周。但是纂修《四庫全書》的過程，也是禁書毀書的過程，凡統治者認為「悖逆」的著作，全部禁毀，毀書達到了3100多種。

《百科全書》的作者則不受封建朝廷約束，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它的評價標準是普通的人性和理性。書中鼓吹民主、自由，主張天賦人權，反對封建專制，是新時代的呼唤者。着眼點超出《四庫全書》之遠，難以道里計，雖然也對過去的知識進行全面深入的總結，但不重學術考據，而主要致力於思想闡發。因此有「18世紀法國的一面鏡子」之稱。我們無法期望科舉制自動更新，最後只能在風雲激荡的歲月退出歷史舞台。不過，清末的退出與唐宋時期的成長、發展，深層原因究竟是甚麼，人們不能不思；科舉的優秀，人們也不能不想。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二）辛卯年十月廿七

亦有可聞

■青 絲

讀得更多

著名學者金克木有一本書叫做《書讀完了》，裡面提到一段軼事：史學家陳寅恪年輕時曾前往拜訪老一輩學者夏曾佑，閒聊當中，夏老先生慨歎自己由於沒有學過外文，閱讀視野受限，所以把中文書都看完了。陳寅恪當時雖然沒有表示異議，心裡卻是頗不以為然的，認為書怎麼可能讀得完呢？等到陳寅恪晚年的時候，他發現，書原來真是可以讀得完的，因為最為精粹、能予人以啟發的書，數量就是那麼多，一旦讀完了，再讀別的書，便覺微渺不足為奇，從而心生無書可讀之感。

當然，要想達到這種無書可讀的境界，前提是讀得更多。這也是中國自古相傳的讀書傳統，因為知識是相互滲透和擴展的，涉獵博覽，除了有開拓視野、擴大知識面的作用，更有可能一時心領神會，觸發學術性的思考，由此獲得全新的見解和啟發。而所謂的博覽，也不是來者不拒，毫不選擇，不然窮極一生，所讀的書也不過是滄海一粟，難以真正地「把書讀完」。而是如魯迅所說，在博的基礎上，再根據自己的需要和喜好，選擇一門或幾門學科，如此既能讓自己專注下來，又能把從博讀中獲取的廣泛知識，應用到專業研究當中。

至於怎樣才能讀得更多，也是很講究技巧的事情。譬如有人讀書，完全是憑着一股氣，遇到自己感興趣的書，就不忍釋手，通宵達旦地閱讀。等到熱情退卻，又倦怠停頓，沒有了之前的毅力和勁頭。其實，讀書就像喝茶、鍛煉等生活習慣一樣，貴在每天堅持，細水長流，久之自然有成效。蘇軾曰：「觀書，夜常以三鼓為率，雖大醉後，亦必披展，至倦乃寢。」認為晚上讀書應到三更天為止，不要搞得第二天精神萎靡不振，影響工作和學習。但是，一定要每天堅持，即使是在外面應酬回來，喝得大醉，也要堅持讀書，完成當天的閱讀量，直到睜倦才上床就寢。

還有人讀書喜歡給自己定目標，一定要在某個時間段內看完多少本書，或達到怎樣的效果，於是陷入到一種為了讀而讀的境地。更有甚者，書剛讀完，才放下就忘了，起不到真正的作用，也失去了讀書原有的意義。北魏時人李琰之曰：「吾好讀書，非求後日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意為自己喜歡讀書，並不是為了日後能夠飛黃騰達，或取得良好的名聲，而是人生當中有許多沒有見過、也沒有聽說過的事情，心中有強烈的求知慾望，渴望了解，所以孜孜不倦地從書中尋找答案，想停也停不下來。讀書就應當要有這種平和的心態和精神，如此方能恆以持久，堅持不懈。

要想讀得更多，除了主動性，還要把讀書當成一項樂趣，而非被動地多讀。



■讀書需要講究技巧。

網上圖片

詞話詩說

花辭

■梁偉詩

2011年10月，何韻詩監製並演出舞台劇《賈寶玉》，邀得香港多位曲詞創作人，量身訂造暗合《紅樓夢》種種意象和推動關鍵情節的作品，如黃偉文《拋磚引玉》、《癡情司》，周耀輝《花花》、《內外》，何秀萍《茫茫》等。其中何秀萍與喬靖夫合寫的《花辭》，不但在《賈寶玉》「解花籤」一節後出現，總結性地嘆息所預示的「十二金釵」悲劇命運，也造就了何秀萍與喬靖夫的歷史性掙扎合作。

2010年1月，黃偉文發起「填詞人聯盟——Shoot the Lyricist」，邀請喬靖夫、陳詠謙和林寶「合四人組成忠義堂齊搵食」。加盟後，陳詠謙、林寶的歌詞產量直線飆升，惟獨喬靖夫一直蓄勢待發。2000年，小說家喬靖夫憑虛幻書《深藍》一鳴驚人，以新晉詞人姿態獲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金帆音樂獎最佳歌詞獎。及後雖產量不多，卻以哲理冷峻風格見稱，並以2005年為盧巧音《天演論》所寫的《步天歌》、《送魂經》及《阿修羅樹海》國粵版為代表作。

而何秀萍在香港女詞人中一貫風格獨特，冷眼觀世界。從《那個下午我在舊居燒信》到《在家千日好》、《西貢小姐》，何秀萍對生活的敏銳觀察總像一陣清流。最近與梁栢堅合作的國語作品《異床同夢》，敞開了借古喻今的一頁：「淫紅世塵裡 羅漢像足底這老僧 銀狐化艷女 路過在昏暗廟裡吹燈 夜雨似在掩蓋着餘韻 蟻偷生 浮萍漂浪過 睨笑望千杯不醉君 恰紅快綠裡 被攝魂 輕狎一介書生 夜泊過後不見在船艙」。到了何秀萍與喬靖夫合作的《花辭》，除了借花喻女子、肩負概括賈府由盛轉衰，還把整個《賈寶玉》帶到對人生更深層的思考——

「盛宴中 繁花發放媚態 如夏季 來到最美一日 預見它 緩慢地枯萎 香氣已消失……食不得 春色不會再臨 已不得 春光只照我心 躲不開 光陰 人生總遇上幽暗 冷暖裡 四季變 夏轉秋 茶蘼開透一刻

殘紅破碎應驗了 那詛咒 有一天 離別榮華俗身 仍念記 這飛花多繽紛 幻變中 還遇到你這般懂得一個人 你來還淚萬千遍 落入凡塵俗世中 贖這癡心」

《花辭》要談的是在繁花盛宴與高采烈中，心念一轉的興衰嘆息。於是，歌曲開首便直搗美麗青春的無常，始終都逃不過開到荼蘼的結局。人生原無常住，當中的關鍵詞其實是「食不得」「巴不得」，如同廣東話中的「根」（即渴望、求之不得，像「我好恨聽王菲唱歌」）。無奈即使如何「食不得」「巴不得」，最終亦「躲不開」「抓不穩」「捉不緊」。《花辭》也預言了寶玉的「離別榮華俗身」和黛玉的「還淚萬千遍……贖這癡心」，既然人世間的幸福原是虛妄，匆匆一生獨自上途，究竟甚麼才是重要的呢——

「冷暖裡 四季變 夏轉秋 琉璃瓦一般通透 回頭看過去 和你發生 便夠 誰在看我輪迴三生 循環裡遇見 前緣又再轉身 繁盛光景之後 花色香未完全看化 抓不穩 花香風吹四溢 捉不緊 花瓣殘缺後 飄飛於空中 連天跟地也昏暗 縱會記掛最美麗頃刻 回頭只得一片白 茫茫雪更冷 無處找腳印 紅塵裡 誰走得 出軟禁」

《花辭》緊扣花雪、季節、循環、輪迴、天地、生死，強調了人生變幻、人活著所面對的無力感。然而，心卻可如「琉璃瓦」，做個心地澄明的「心肝心水晶琉璃人兒」，不必尋找如何走過來的足印，一切「和你發生便夠」，反正「紅塵裡誰走得 出軟禁」。我們都是遠行的人，不管耿耿於懷還是心無牽礙，最後承受所有歡樂痛苦的，也不過是我們的心靈和肉身。還了淚，棄絕了榮華後，說不定才能走出真正的人生，與《賈寶玉》主題曲《拋磚引玉》的題旨遙相呼應。

作為喬靖夫的久休復出之作，同時也是首次與何秀萍首度合作的標誌性作品，《花辭》或多或少也帶有喬靖夫《一年五季》以季節喻情的影子。何秀萍所擅長捕捉生活的細碎感覺，亦見於

「紅塵裡 誰走得 出軟禁」的空間感。當然，相對於以《紅樓夢》為題的多首流行曲經典——《石頭記》、《風月寶鑑》——《賈寶玉》多首歌曲的推動個別情節的任務，也使得是次的七首歌曲可能分別只能照顧部分《紅樓夢》的部分情節和啟示，如《茫茫》中的大雪天、《花花》的嬉鬧場景等。無論如何，《花辭》中的「循環裡遇見 前緣又再轉身」的確揭示了《賈寶玉》的總綱，為全劇情緒急轉直下的感情鋪墊，埋下最關鍵的伏筆。

《花辭》

作曲：Vincent Chow@Sense

填詞：喬靖夫、何秀萍@人山人海

盛宴中 繁花發放媚態 如夏季 來到最美一日/預見它 緩慢地枯萎 香氣已消失/無聲的 悄悄掉落 匆匆變暗/玩笑中 無端離愁漸生 垂下眼 看飛花沾衣襟/閨哄中 仍害怕會片刻孤身一個人/美麗無常 是真相 漂亮紅顏隨年月變樣/抓不穩 花香風吹四溢/捉不緊 花瓣飄散四分/驚醒的一刻 才發現已走避不及/這刻那我看到靜了心/鉛華經已洗透 前塵渺渺已沒處尋/時光匆匆 一天已半生/食不得 春色不會再臨/巴不得 春光只照我心/躲不開 光陰 人生總遇上幽暗/冷暖裡 四季變 夏轉秋/茶蘼開透一刻 殘紅破碎應驗了 那詛咒/有一天 離別榮華俗身/仍念記 這飛花多繽紛/幻變中 還遇到你這般懂得一個人/你來還淚萬千遍 落入凡塵俗世中 贖這癡心/抓不穩 花香風吹四溢/捉不緊 花瓣飄散四分/驚醒的一刻 才發現已走避不及/這刻那我看到靜了心/鉛華經已洗透 前塵渺渺已沒處尋/時光匆匆 一天已半生/食不得 春色不會騙人/捨不得 花光這晚安枕/躲不開 光陰 人生總遇上幽暗/冷暖裡 四季變 夏轉秋/琉璃瓦一般通透 回頭看過去 和你發生 便夠/誰在看我輪迴三生/循環裡遇見 前緣又再轉身/繁盛光景之後 花色香未完全看化/抓不穩 花香風吹四溢/捉不緊 花瓣殘缺後/孤飛於空中 連天跟地也昏暗/縱會記掛最美麗頃刻/回頭只得一片白/茫茫雪更冷 無處找腳印/紅塵裡 誰走得 出軟禁

豆瓣開話

觀《天下為公孫中山一九一一》有感

■李偉傑

辛亥百年，欲說還休。有人以中國版「光榮革命」許之；有人以妥協退讓不徹底貶之。你來我往，眾說紛紛中，頗有百家爭鳴之象。這當中，有贊成、有保留、有反對。

凡有所論，但請「拿證據來」。以孫中山為例，說其「革命者」，說其「投機者」，甚或說其「獨裁者」，但請「拿證據來」；說其「愛國為民」，欲求「天下為公」，說其「一生多變，不過變位貪權」，也請拿「證據來」。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妨立此存照，任其雜語紛呈，眾聲喧嘩。

二〇一一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日，由中央檔案館國家檔案局與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聯合出品的六集大型文獻紀錄片《天下為公——孫中山一九一一》，於十月十一日——十月十六日在CCTV-9紀錄頻道播出。筆者認為，本片成功處，則是做到了處處「拿證據來」，盡量做到了所論必有據。全片飽含深情而又又不失理性，抒情不濫情，冷靜不冷漠，當為同一立意題材片中出眾之作。

首先，本片於當前眾多紀念辛亥相關命題的紀錄片中最為亮眼處，即是對孫中山海外歷程的尋訪。其尋訪之細，展示之豐，是我所僅見。其海外拍攝素材之編用，貫穿全片，其中尤以第一集為重。從孫中山就讀之學校，所學之科目，化用之姓名，方一試之成績等諸多方面，事無巨細，全都予以多方一考證、呈現，並常常以原件原檔示人。這種難得的用做學問的態度於視像螢幕上，頗是不易，當為讚賞。這就使即便對孫中山有不同看法見解之人，也不得不正視與面對其甚或信服於片中所示之「證據」。

其次，該片能在敘事中深入一步，對夏威夷當地民主政治運作，也即孫中山甫一出國所生活的社會時代背景，逐一介紹。比如當地的國會、兩院制、下議院、選舉等實際情況。此處《開筆》，在筆者看來，不可或缺、珍貴之至。它使觀眾拓寬視野，得以邏輯全面地了解到，孫中山後來選擇暴力革命以求民主共和而最終建成天下為公理想的起點何在。有思之人更會進一步推想一個問題，這或許不在編導的意料之中，但卻是好片子因給觀眾留有空間而自然所產生的情理之內。那就是，孫中山早年在一個君主立憲的社會政治環境中成長起來，接受教育，觀察事物，於此往後，又如何一步步走向以暴力革命推翻帝制的民主共和之路呢？也就是

說，從和平過渡溫和改良的君主立憲，到暴力相加激進革命的民主共和，這一轉變的早年海外背景向觀眾所揭示的，可看作本片一大貢獻。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這是成功的高水平的啟蒙與教育。本片於不經意間潤物細無聲的理念傳導，即為例。孫中山當年就讀學校裡的今日學子們，用廣東話「遍遍地」說：我是中國人，我是海外的中國人。我愛中國，我也愛本地的國家。一筆閒置，勝千言萬語。

這不禁使人想到第五集中關於民初所謂社會價值迷失後「崇拜」多樣的問題。片中似乎以負面方式予以呈現。想想希特勒、斯大林以及我們的過往，崇拜不多樣了，社會價值就不迷失了嗎？自知的迷失與不自知的迷失，哪一個更進步呢？或許所謂迷失中多樣崇拜是導向自覺信仰的必由之路。

最後說到天下為公。為公者，非以某一聖人代天下以為公。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者，每一個個體之天下也。公者何，一套行之有效可以欲求的「最不壞」之制度安排。只有化聖人言，代之以任何組織與個人不得僭越、超之於其上的制度安排。這正如片中孫先生自己所言：總統要「守憲法，從傳統」。此六先生分四西東，無論南北。好若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本片開頭，各地各處若干中山先生雕像一一呈現，紛至沓來，最後化以一幅巨幅畫像，緩緩被列隊抬出，懸於廣場之上。第一集結尾處，中山先生腦後拖一長辮之背影，伴以一個更感動於時代轉型之時，懷赤子之心的眾先烈碧血橫飛，我以我血